

昭通彝族人物

陇永志 编

二〇〇八年七月



陇永志



编者全家福

存真求实话春秋(代序)

卢义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历史上的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逐步走向统一的封建大帝国。这一国情决定了举世公认的中华灿烂文化是国内各民族及其先民历经沧桑共同创造、协力弘扬的宝贵财富。

数千年来，彝族及其先民世居乌蒙山区，说他们是该地区的土著群体，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片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能见证彝族先民拓土谋生的艰辛历程；同样，生生不息的彝族先民凭藉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缓慢地推进着乌蒙山区的生产力发展，他们最能见证乌蒙群山地老天荒的变化轨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倾心发展生产力的人群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带头推进生产力发展的人物才是特定时代的真正英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量乌蒙地区的历史社情，那么离开了对彝人先民的历史探索，是很难把乌蒙山区的昨天说清楚的。今彝族族称中的鼎彝之“彝”，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才规范认定的，此前多写为“夷”，因而各类史书文牍涉及彝族先民时，常常用“夷”字和“蛮夷”“夷人”之类的称谓。

陇永志先生在研究地方文史和彝族历史的同时，编纂了《昭通彝族人物》一书，可喜可贺。事情都是人干的，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人，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谈历史禁忌，谈人物变色，除了简单粗俗的谩骂声之外，就再也听不到其它声音了，那种不顾历史社情，视历史人物为怪物的畸形思维范式绝不是唯物史观。匡正偏见、回归真实，恐怕就是陇先生编书的价值所在。随着历史的推移，《昭通彝族人物》的资料价值、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必将愈显其熠熠光辉。

如果说当今的 56 个民族是伟大祖国大家庭中的 56 朵花，那么民族人物也是民族之花，因为人物都是在某方面有代表性或具有突出特点的人。彝族是中华各民族中历史悠久、人口较多、分布较广且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一个世居民族，而乌蒙山区又是史家公认的彝人先民发祥地。这块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的福地总得绽放出几朵民族之花吧，如果一个群体历经数千年的奋斗却无花可寻，那么该地区的生产力是如何发展的，社会又是如何进化变革的呢？优不胜劣不汰而群龙无首能办成什么事，离开了地方人物，国家统一的抓手又在何方？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每个民族或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历史人物，关键是要后来人具备慧眼，把握“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的史识和史德予以公论。陇先生对历史人物的勾勒还体现了屏弃偏见、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

六十年前，滇边地区还有人习惯贬称彝人为“蛮子”

“生蛮”之类。蛮者野蛮也，指未受儒学教化、不识礼仪的群体；怀有这种民族偏见的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当然认为未教未化的愚昧人群是无人物可言的。其实他们作为“蛮子”的朋友或敌人，对蛮子群体的智慧与灵性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只不过是屁股决定着脑袋，无法控制地暴露出他们“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的面目而已。

自从秦汉开五尺道、设郡县以后，乌蒙山区的彝人一直生活在封闭与开放交织的文化互动环境中。彝人有自己丰富的传统文化体系，语言、文字和信仰为其核心文化。晋代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详细描述道：“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一千多年前，南人议事半引夷经，说明夷经的智慧和哲理是完全能应对社会事务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夷人社会君、臣、师、匠、农牧的社会结构，完全可以创造和推进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的缓慢发展，可以满足彝人群体经验、知识和智慧的协调发展。南诏开国君主细奴逻，杰出女政治家奢香，彝家兵马大元帅李文学等等灿若星辰的杰出人物，都不是靠他人恩赐提携，而完全是凭藉自身的智慧和能力登上历史舞台，并演绎出天翻地覆的历史正剧。无数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彝人的传统文化体系曾经涵养出众多智者和英雄。

知识是要靠学习的，智慧是要启蒙开发的，行为是要以综合素质为底蕴的，都是文化范畴。彝人创造了自己的

文化，彝人文化又反过来创造了一代又一代彝族人物，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明清以后，随着汉语、汉文和儒学的逐步普及，乌蒙山彝人的文化视野和智慧灵性得到进一步提升。现代教育理论证实，从小操用双语的孩子，智商开发均优于操单语的同龄人，龙云、卢汉这一代人就是在这得得天独厚的双语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华岗、闻一多、张奚若等著名教授给龙云个别讲课时，都赞赏龙云特别有灵气，说明龙云这一代人少年时期的智商开发是成功的，并不因僻处山乡而埋下愚昧根基。解放战争期间，龙云在南京与凉山开明土司岭光电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时，为保密起见只能用彝语交流，龙云能用彝语把复杂的政治军事问题阐释清楚，足见其双语功力之深厚。

晚清以后，昭通彝人开放的胸怀、兼容并包的文化意识，给他们增添了走出山门的智慧。他们笃信彝族文化的信念是坚实的，学习中原汉文化的态度是积极务实的，吸纳西洋文化的精神是感人的，否则何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呢！一代儒将安恩溥在军界以精通和宣扬儒学著称，同僚都称赞他“子曰诗云不离口”。抗日战争末期，龙云在昆明北校场对驻滇中央军团以上军官发表演讲，龙云以博古通今中西会通的辨析折服了不可一世的军官们，听完演讲后真心服膺的国军将领们都说：“龙云根本不是老土，他能统辖云南这么多年绝非偶然。”述及这些历史掌故，无非是想说明多元而丰富的文化涵养更能铸就人的超常智慧。

乌蒙山区彝人群体中人物迭出，应该是历史的必然。

民国时期乌蒙彝乡从“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山村雄杰纷纷走出大山投身军界政界，说明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层面已进入到滇边的前沿水平，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云南留下的唯一墨宝就是祭题龙云母亲的对联。这些走出山门的彝家汉子所谋划的，已经不是山区的洋芋包谷，而是全滇的军政大局，乃至参与了全国的军政要务。率部跟随蔡锷埋葬帝制的老同盟会员禄国藩，陆军一级上将龙云，领导云南和平起义的卢汉将军，兵团司令卢睿泉，一代儒将安恩溥，名扬三迤的清官龙雨苍，著名福将龙泽汇，财经大员陆崇仁等等，都已经是全滇不可遗漏的历史人物了。现在他们的身影又回到了地方民族人物的故土，感佩永志先生执着乡土的情怀和关心地方文化建设的苦心。

乌蒙山彝人群体也像其它人群一样，在各类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既有守旧的“后卫”，也有随大流的“中场”，更多的当然是变革的“前锋”，惟其如此民族才能前行。如果说彝人群体与其它群体有什么区别的话，恐怕是守旧者守得比较凶，而趋新者却趋得很急，说明中庸之道的儒学修养尚未修炼到家。他们刚烈火辣的性格质朴倔强、刚健自信、任侠傲岸、坚韧执着、特立独行、无退路时宁可舍身忘死、宁折不弯；明显地缺乏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委屈忍让精神，撞上南墙不回头的蛮劲，说明中原文化的礼仪修养一时尚难“化”到彝人的血脉深处。

从文化创造人的视角谈了上述感想之后，也还寄望编

者修改再版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向上再开拓些，把苛求历史人物的地方放松一点，把因故遗漏的人和事如实录以存档，以期给后人留下社会百态纷呈的史料。历史人物不应该仅仅属于当事人及其后代，而应该是群体经验和智慧的化石。

历史赋予每一代人特殊的使命，历史又会公正地遴选出每个时代的人物，历史还将把社会发展的课题传递给后来者；这就是社会演变的真实镜头。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回望绝非简单的怀旧情结，而是从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去体认个人和社会群体在特定环境中的智慧与作为，力求超越各类偏见和局限去实现其人类精神遗产和本质意义。

事物总是复杂多面的，说得再多也难免挂一漏万。看完书之后任君自由评说才是正道。以上所言仅供方家参酌。
是为序。

2008年春天

卢义，彝族，祖籍贵州威宁县人。入大学之前曾在昭通求学。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云南彝学学会第二届副会长，《彝学研究》编辑部负责人。现已退休。

前 言

本书入选人物，以笔者原编著《昭通彝族》中的“古今人物”为古代、民国人物，另增选了部分人物，也减去了个别人物。尤其是增加了《龙云故事选》、《卢汉故事选》及《其他文选》。这些人物的祖先原本就生活在乌撒、乌蒙、芒部、閟畔等部、府的土地上。如扯勒后裔奢香、余健光，不仅祖先从昭通迁去，且与镇雄毗邻，又有世代的血缘关系。

云南近代史，从蔡锷、唐继尧起，昭通彝族就开始扮演着主要角色。继之，是龙云、卢汉成为蔡锷、唐继尧之后的第三、第四任云南的最高军政统领人。而且统领时间和对云南的建设成就，都远在蔡、唐之上。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光辉史迹，永远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例如：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滇军英勇抗战，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来没有出现过投敌叛变行为，没有产生过伪军，在中国，只有云南一省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将入侵日军赶出国土；当日本投降之后，“滇军在卢汉的统率下，代表中国政府进入越南，主持接受日本投降，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出境受降，与 1840 年以来中国受侵略的屈辱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云南光辉 50 年》）。但蒋介石为了发动全面内战，1945 年 10 月 3 日，在昆明武装改组

云南省政府。1946年4月，又将在越南的滇军第六十军、九十三军调往东北内战前线。1946年5月30日，六十军184师在海城起义。这正是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的关键时刻，当时东北五个军的国民党军中，就有两个军是滇军（即六十军、九十三军），其意义之大，不言而喻。随之，1948年10月，六十军在长春起义，加速了东北的全境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八年的民国历史结束。11月，解放军向西南进军，卢汉拒绝国民党残余政府退入云南。12月9日，卢汉在五华山宣布云南起义，使元、明末代王朝退据云南，企图复辟的历史不再在云南重演，发扬了护国、靖国的荣光。

龙、卢所处的时代，“跌宕起伏，风诡云谲”，故他们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留下许多后人难解之谜，甚至于连他们之间的至亲关系也歧说不一，至今还有争议。这里因限于篇幅，仅就其历史问题试举一、二为例，供读者思考。

例一：1931年3月，发生“四师长倒龙”，同年5月，又发生了“龙雨苍倒龙”。这两起事件的真相，早已有人认为是龙、卢演双簧，诱张凤春落水；龙雨苍设圈套，让张继良上当落网，最终达到从滇军中清除异己的目的。虽龙、卢未透露过这方面的信息，应该说事实确是如此。在当时龙、卢刚站稳统治云南军政大权的脚跟，只好用这种计谋去清除异己，也只有在当时张凤春、张继良还未了解龙、卢的“骨肉”关系，才易中计上当。至解放后，龙、卢都先后调去北京工作。一天，毛主席约请他们吃饭，席间毛

主席谈到他们彼此不和睦时，龙云说：我和永衡之间，原本没有什么矛盾，有很多是外面的传闻而已。卢汉也说：龙主席是我多年的长官，我们是至亲，我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我是一向敬仰和服从他的，有些误会都是别人的挑拨离间。——这一席开诚布公的谈话，可以帮助我们间接去了解所谓“倒龙”的真相。

例二：1949年2月12日，因兑换金圆券，发生捣毁中央银行昆明分行事件，卢汉亲赴南屏街现场审讯，下令枪杀21人，酿成“南屏街血案”，震惊全国。

卢汉为何在蒋家王朝土崩瓦解，百万解放军准备横渡长江，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之时，如此杀人？难道卢汉真的分不清这些人是有罪还是无辜？当时负责善后处理的赵康节说：“我跟卢汉做事，为时八年，亲见他头脑冷静时对许多事情处理得很好，能做到博采周咨，利用矛盾，不失时机。但感情冲动时，则不免会犯错误。”其实，“血案”是卢汉一时冲动对何绍周之流积怨和愤怒的发泄，主观臆断地认为是何绍周警备司令部的特务所为，才如此下手，错杀了无辜。蓝芒、张作为长篇历史小说《将军在黎明前苏醒》中，有《南屏街死神》一节，描写了“血案”的起因，虽属小说，可供参考。

……碧空万里，秋色迷人。

在通往金殿的凤鸣山大道两旁，更是满目深红浅黄，梧桐为秋天着色，枫叶为秋风擎旗，铺排一片无边风月。蓦地，就见从鹅黄碧绿中钻出几个秋游官员。为首的，正

是奉命前来云南“查处”暗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案的钦差大臣——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玩完了他那套假审判和调包计之后，总司令深感臬案劳顿，有必要松泛一下疲惫之身，所以兴致盎然地约着卢汉和何绍周同到金殿一游。总司令的意思，当然也还含有在他返京复命之前，让他们联络感情，表示他一向不分嫡庶，一视同仁。在向三座天门攀登的途中，顾祝同果然慢慢说出了相约游山的真意。他首先说明，委座为了统一军事指挥，拟定设立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一职，由卢主席兼任，霍揆彰由于怂恿部属制造李、闻案，总统已宣布革除他的云南警备总司令职务，空缺即由何绍周升充。顾祝同更语重心长地指出：从今以后，卢汉和何绍周不但有长官部属关系，更可以加深世谊关系。因为卢汉与何应钦早年同事，以辈分算是何绍周的“世叔”。所以，这就十全十美了，两位无论论公论私，都定能精诚团结，和衷共济的。卢汉一听自己要当绥靖主任，那劲头更比捡了块金砖还高兴，他当然想不到这“绥靖主任”还要等三年零十天以后的今天才到得了手。当时便感激涕零，一再感谢委座和墨三兄的“栽培”，并保证和绍周通力合作，整治云南。谁想何绍周那家伙凭着自己是何应钦的侄儿，委座又十分倚重，根本不把他这“保保头”放在眼里。不但如此，他连顾祝同的账也不买，一声也不吭。后来三个人一起爬到山顶，站在金殿山门之外，都累得大汗淋漓。就有个小勤务兵拧了三条毛巾来给他们揩汗。不想当把毛巾递给顾祝同时，一时失手，毛巾掉到

了地上。何绍周立时怪眼圆睁，当着顾祝同和卢汉的面狠狠踢了勤务兵一脚，并且破口大骂，“小倮倮，杂种！你得意个啥？给我滚！”卢汉明知他是铜铃打锣另有音，在借题发挥，差点气得发昏。早就寻思要报那一箭之仇。这个何胖子真也不配受老蒋如此重用，除了仗势欺人，没有什么真本事。瞧他至今还以为老蒋准会叫他当滇黔绥靖主任和云南省主席的冥顽不灵的样子就知道了，就不懂有时事情是不能按道理甚至也不能按律例来的。刘邦封韩信为齐王难道是他心甘情愿的吗？可是形势使刘邦不得不封；孙中山同样出于权衡考虑，不得不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甚至为了壮大广州政府声势，不惜封唐继尧为副大元帅呢。“这个贵州蠢驴，今天看祖公怎么教你！”他把酒杯向何绍周一抬再抬，表示热情邀请，而一对环眼却老往梅乃薇托盘上瞟。

何绍周被他逗不过，迟钝地也勉强高抬了一下酒杯，尖着嘴唇就要一饮而尽。正在这时，他才注意到那卢汉的两只眼珠闪着诡秘的冷笑，那侍女也竟然没有走开，急把托盘朝他眼皮底下一送一送的，仿佛在有意引起他的注意。他不禁斜睨一眼，果然有鬼：那托盘里搁着三张纸。原来是那老滇票有意让他端杯见字，刚才却是自己疏忽了。他伸手抓来一看，竟是总裁的手谕和电令：手谕上要把他“调京议处”，何绍周的手不觉抖索起来，连额上的冷汗都冒出来了。他连忙把手谕丢转托盘中，又拿起另两张来看，却是两个电令，一个说调他回贵州任十三兵团司令；一个

说升倮倮头为云南绥靖主任，今后党政军统归他指挥。何绍周不觉呼地喷了口恶气，心想难怪卢汉今天如此神气，难怪他那张土耳其锅烟脸今天也憋得像猴子屁股一样红。于是一股委屈和怨恨之情堵得他两眼发直，只望着酒杯出神。

这是斯巴达人赐给希洛特农奴的酒，何绍周气得把酒杯重重往茶几上一跺，扭身就走。

1950年1月初，卢汉在五华山大礼堂举行欢迎朱家璧率领的“边纵”进驻昆明。晨光《昆明和平起义》载：“卢汉在欢迎词中着重谈到他发动昆明起义，是为了给几十年同甘苦共患难的同事寻求光明出路，若是光为他个人考虑，那屁股一拍，坐上飞机随便到香港或美国混一辈子不成问题。但他走了，大家拖儿带女，有几个走得了。为了把大家领上正路，他卢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甚至不顾个人安危，总算把大家带上起义的正路了。”这是卢汉的心声，也是龙、卢对云南故土一片深情和愿望的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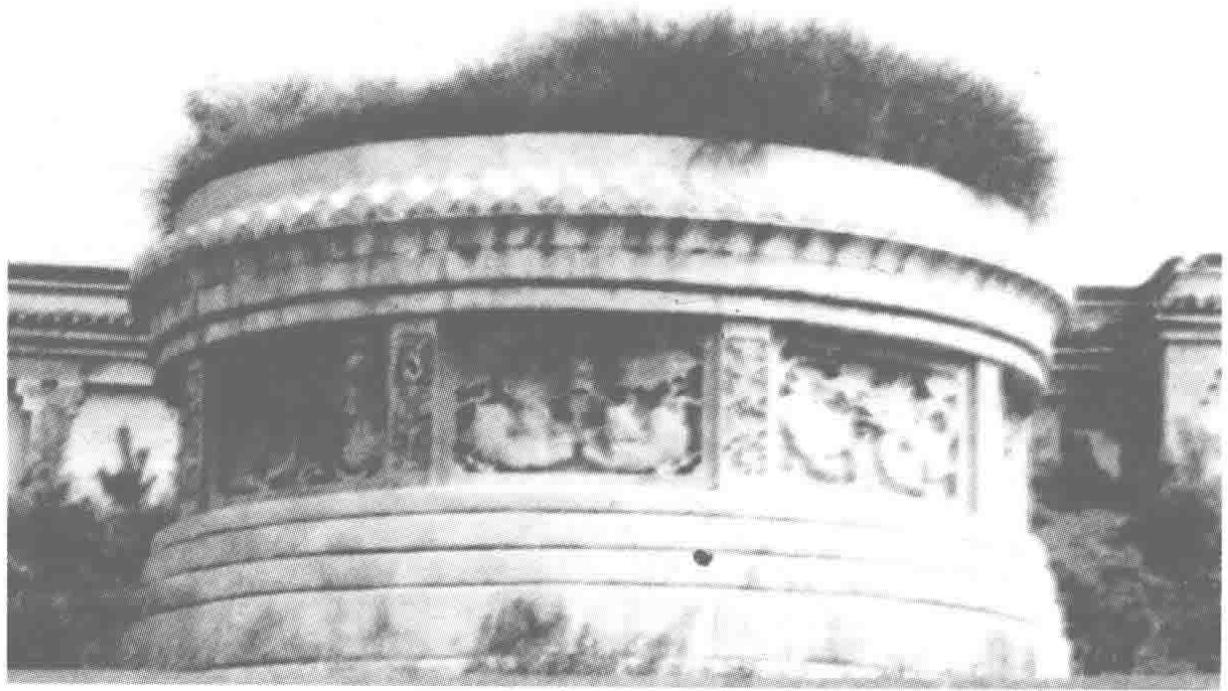
本书中，特意辑录的《龙云故事选》、《卢汉故事选》和《其他文选》，目的在于丰满人物形象和史迹，增加可读性以及知识性。只要愿去从头至尾的阅读本书，不仅可以认识云南近代史，以至中国近代史，还可以从中领悟治国安邦和人生之道。

这是一本为配合阅读《昭通彝族简史》而编选的书，同《昭通彝族简史》一样，能付印，要感谢彝良县政协主席铁盛友、副主席杨明远和城建局局长胡绍鸿。

一
古
代
人
物
选



奢香剧照



奢香墓